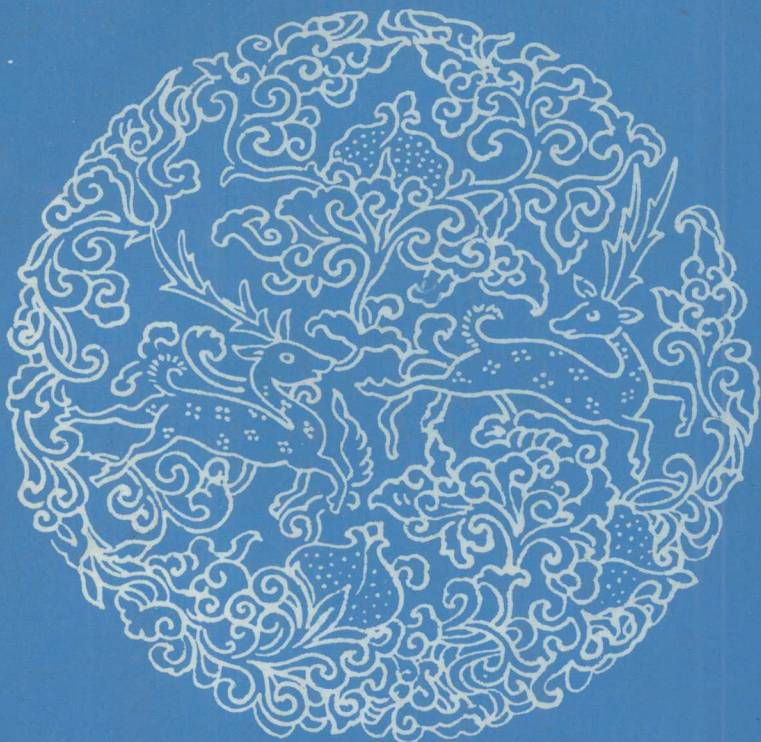


當代中國小說大展

(第二輯)

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連載

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

時報書系①

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stylized floral and leaf motif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.

當代中國小說大展

第二輯

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連載／高上秦主編

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時報書系①

當代中國小說大展（第二輯）

主編 高上秦
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

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

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

印刷者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武成街一〇一巷六弄一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

十三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二十日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

定價新臺幣九十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• 錄 目 •



(第一輯)

蔡籠.....	子 于.....	1
困.....	施叔青.....	29
勝利的代價.....	王鼎鈞.....	53
玫瑰剪枝.....	朱西甯.....	63
方向.....	孟 瑤.....	89
插映的片子.....	段彩華.....	107
昨夜.....	李 昂.....	137
地層下.....	王默人.....	169
拾玉鐲.....	季 季.....	193

狗與人之間·····	楊青矗·····	433
流轉·····	林川夫·····	419
阿憨妹上樹了·····	李喬·····	395
和平東路○巷○號·····	於梨華·····	361
去白雞彼日·····	陳雨航·····	331
人頭·····	司馬中原·····	309
晨曦·····	莊因·····	289
海淀姑娘順子·····	林海音·····	263
朝露·····	許家石·····	223

• 錄 目 •

(第二輯)

人環	張曉風	1
柳灣有個人	邵 儻	19
本公司	張系國	43
素娥怨	銀正雄	59
蘇君夢鳳	七等生	79
二殘遊記	二 殘	97
馬背上的小子	熙 克	119
這一柱香	忻 易	165
夢幻騎士	古蒙仁	187

• 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•

繫痕·····	溫瑞安·····	215
你非是濟公不可·····	陳 冷·····	255
方先生的假日·····	郭良蕙·····	279
夏，不是好季節·····	于 墨·····	299
我的鳥籠·我的鳥·····	張國禎·····	317
米粉嫂·····	荻 宜·····	329
癌症患者·····	馬 森·····	353
北斗·····	姜 貴·····	381
邂逅三章·····	鹿 橋·····	431
編後·····		465

人

環

•
張曉風

張曉風

江蘇徐州人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執教於母校。五十六年以散文集「地氈的那一端」得中山文藝獎，另有「愁鄉石」、「給你瑩瑩」二冊散文集。小說有「哭牆」。劇本有「第五牆」「武陵人」「和氏璧」等。

陽羨許彥於緩安山遇一書生，年十七八，臥路側，云脚痛，求寄鴉籠中。彥以爲戲言，書生便入籠，籠亦不更廣，書生亦不更小。宛然與雙鵝並坐，鵝亦不驚。彥籠而去，都不覺重，前行息樹下，書生乃出籠謂彥曰：「欲爲君薄設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乃口中吐出一銅鑿子，鑿子中具諸殺饌……酒數行，謂彥曰：「向將一婦人自隨，今欲暫邀之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殊絕，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，此女謂彥曰：「雖與書生結妻，而實懷怨，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，書生既眠，暫喚之，君幸勿言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，亦穎悟可愛，乃與彥敘寒溫。書生臥欲覺，女子吐一錦行幃遮書生，書生乃留女子同臥。男子謂彥曰：「此女雖有情，心亦不盡，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，今欲暫見之，願君勿洩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，年可二十許，共酌戲談甚久，聞書生動聲，男子曰：「二人眠已覺。」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，須臾，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：「書生欲起。」乃吞向男子，獨對彥坐。然後書生起謂彥曰：「暫眠遂久，君獨坐，當悵悵耶？曰又晚，當與君別。」遂吞其女子，諸器皿悉納口中，留大銅盤可二尺廣，與彥別曰：「無以藉君，與君相憶也。」……

已時才剛過，總得捱一陣子才到中午，也許因為是暮春，許彥感到空氣裏蒸騰着近午時分才有的那股躁鬱。他放下擔子，不安地脫下小襖，掛在柳樹上。

太陽穿過堆煙似的千絲萬緒，頃刻間變成了一片悵悵的綠色。

鵝籠裏有兩隻鵝，剛才挑着的時候倒還安靜，現在放下，反而咕噪了起來，籠子本來就不大，許彥覺得自己簡直是挑着一對同命相依的患難夫妻。但沒想到，剛放下來，一對鵝便掙扎着想出去，母的那隻連頸子都伸出來了，頸子被竹眼卡住，弄得進不去，出不來，只顧唧唧地叫。許彥坐在一截樹根上，甩過頭去不理牠，大地是青濕的，太陽是紅炕的，許彥覺得自己是天地間的一團麵餅——沒有翻過的餅。一邊已烤得崩乾欲裂，另一邊還是可厭的黏糊。

「出門往東走，」早上臨走的時候老夫人交代了又交代，「過了重溪就往南，約莫晌午，也就該到了，可別貪玩，誤了時辰。王家門口有棵大槐樹，到那兒一打聽就知道的。」

許彥應着，臉上無端地變熱起來。其實少爺也是從小時候慣的，少爺提親王家大姑娘也來來往往地說了有三個月了。但真的要納禮，許彥還是感到意外。想到這會兒把鵝擔過去，不知怎的就會想到過不久就要把新娘子抬過來，這麼一想，每一步路都染上一層綺艷，倒彷彿一早上都走在一間門窗深局的桃色新房裏，忍不住地耳熱心跳。

「彥兒，」老夫人想得倒也週到，「你也別嫌我偏心，這兩年年成不好，好歹等小小爺先成

了親我再給你討房媳婦。我是沒拿你當下人待的。」

許彥低着頭，覺得自己連頭皮都紅遍了。

許彥跟少爺同年，比少爺大兩個月，過了年兩個人都叫廿三了。

太陽昇得更高，直劈劈地從柳樹上往下壓，一片柳樹，像一片碧色的煙羅帳。

「也不嫌煩人，」許彥驀地踢了鵝籠一脚，一面生氣地把那隻母鵝的脖子往裏塞，母鵝也許叫累了，一時竟也安靜下來。

許彥挑起鵝籠就走，不知爲什麼，歇了半天也只覺愈歇愈熱。走了兩步，剛繞過幾棵柳樹，驀地看到少爺正穿着家常衣服坐在地上，許彥吃了一驚。

「少爺，」許彥叫了一聲，匆匆放下鵝籠，那兩隻鵝突然一起大聲叫了起來。

「我不是少爺，」坐在地上的那一位被驚動了，緩緩地回過頭來，「我害脚痛，只好坐在這裏。」

許彥楞住了，水青的衫袖，托着一張白暫的臉——可是他說他不是少爺。

「認錯人了，」許彥深揖了一揖，重新去挑他的鵝籠。

「認錯了也是緣份，」那書生坐直了身子，「我脚痛，你就讓我在鵝籠裏坐一坐吧！」

「什麼？」許彥忍不住地望了鵝籠一眼，兩隻鵝，已經擠得滿滿的了——即使籠子裏沒有

鵝，也不够坐一個年輕的男人，即使够坐，那細薄的竹篾簾也承不起他的重量——這人莫非有什麼毛病。

「我的脚痛，走不動，」那人眼巴巴地望着許彥，「真是走不動，我只坐一會兒就行了。」

許彥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會兒，忽然含混地應了一聲好，一面飛快地擔起鵝籠拔脚就跑，跑了幾十步，轉過橋，才停下來。

「多謝盛意。」

許彥猛回頭，不意那少年書生竟是坐在鵝籠裏向他說話的——天，他什麼時候鑽進來的？怎麼一點重量都沒有，而且最奇的是籠子並沒有撐大，書生也沒有縮小，連那一對鵝也沒有驚嚇的表示。

這件事整個是不可思議的！

「大概不是鬼，」許彥按下自己驚呼的衝動，打量着他，「沒有有人在午時會碰上鬼的。」

「我的脚偶然扭了，」那書生嘮叨地重覆着，「午飯就由我表示一點敬意吧！」

「這村野地方那來的酒店？他只不過說說好聽罷了。」許彥低頭看了一眼自己腰上繫的烙餅悞喪地想，「我連餅也得貼上了——可是他應該是術士，術士不吃飯應該是可能的。」

許彥感到異樣的饑餓，剛才在柳樹下就該把餅吃掉的，當時只顧想着吃早了下午會餓——這

下好了，半路上蹦出這麼一個人來分你的口糧。也罷，如果運氣不太壞，到了王家納完禮，也許還能分到一點茶食。

總是餓，彷彿這就是生活的內容，白天餓的是肚子，夜晚餓的却是比肚子更嚴重的慾。白天的餓是一串麻煩的循環，夜晚的餓却從來沒有飽過——也許有一天，譬如說，老夫人所說明年裏娶媳婦的那一天，就飽了。不過，當然，那種事大概也跟吃飯一樣，餓了飽，飽了又餓，如此而已。

他放下擔子，到溪溝裏去喝幾口水，回頭一看，書生已經不在籠子裏了，他正詫異着，忽然聽到書生客客氣氣的聲音。

「你先坐下。」

許彥一驚，這才看清楚，書生已經不知什麼時候站到他身邊來了，順着書生的手，他看到擺設整齊的三塊石頭，剛才好像沒有，不過也記不那麼真切了——反正整個事情都是不可思議的。

「你先坐下。」書生堅持道。

許彥和書生相對坐下，許彥的手按在放烙餅的袋子上，猶豫着不知該不該拿出來。

「今天，我作東，」書生說，「意思意思，不要見笑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書生望着許彥，詭異地一笑，忽然，他的微笑擴大，嘴巴張開，飛出一道小小的金光，金光漸旋，及至落到地上，才看出來是一個銅盔，裏面整整齊齊地擺着酒和肉。許彥不服氣地按捺着自己的驚訝，勉強鎮定着。

「請用，」書生不動聲色的舉起酒，彷彿根本沒想到那一番驚奇的法術，也許他只得意地想等着看別人的驚奇。

許彥忍着不叫，他緩緩地舉起酒，並且聞到了很真實的酒香，不覺寬了一下心——酒香至少還是他所熟悉的。

「擔着鸚籠趕路，」書生禮貌地探詢，「兄長想必有事吧？」

「是啊，給我家小少爺納采。」

「恭喜了。」

「訂的是王家小姐，人品很不錯。」

書生又詭異地笑了。

「你自己呢？」

「我？輪不到我。」

「我叫我女人出來給你看。」

許彥忍不住地四面張望，却只見書生又是一張嘴，一個衣服綺麗的女孩子就走了出來。女孩的衣服差不多整個是金色和紅色的組合，映着正午的陽光，看起來幾乎連眼睛也是金閃閃的。許彥拘謹地低下頭去。

女孩自自然然地站到一邊，拿起酒壺，愉快地斟起酒來。

「她叫貞娘，也跟了我幾年了。」

許彥低着頭挾菜，他不太敢喝酒了，每次他剛喝一口，貞娘就給他加添一點。他忍受不了貞娘靠過來的剎那。奇怪的是那女孩的衣服雖是那樣誇張的灼艷，但給人的感覺仍是端莊凝靜的。

「你也坐下來吃吧！」書生說。

貞娘順從地坐在第三塊石頭上，位子剛好是許彥的對面。許彥注意到她咀嚼時紅唇在那樣美好地顫抖着，但她最撩人的還是斟酒時臉蛋浸在酒盅裏的那種微微洩瀉的感覺。

「你早晚也該找個女人，」書生漸漸有了幾分醉意，而且似乎也不脚痛了，倒顯出一副神采飛揚的樣子。

「要是你會這些法術，你又爲什麼一定要坐在我的籠子裏，」許彥有幾分生氣地望着他，「會法術的人也會扭着腳嗎？會法術的人就算扭了腳也該會自己想辦法——你也許只是故意找藉口，你只是在無聊的路途上找個人來賣弄賣弄就是了。」

「你要是跟我修煉，」書生的眼睛忽然黑壓壓地逼過來。「這些都不是難事。」

許彥伸手去摸烙餅，餅還在，那種穀物的觸手粗楞的感覺也在。許彥轉頭去看貞娘，貞娘忽地背過身去整理一塊玉珮。

「再說吧！」許彥虛弱地應着，一隻鵝受驚似地大叫了起來。

「也好，」書生愉快地拍了兩下手掌，「貞娘，來，我醉了，要歇一下，東西你收拾收拾。」

貞娘應聲走了過來，順手折了一大把柳條給書生當枕頭，書生幾乎是頭一着枕便醉呼呼地睡着了。

「我討厭他，」貞娘走過來，滿臉的卑順像面具一樣地卸落了。「他是一個自私的人，我跟他結髮幾年了——可是我還是恨他。」

許彥大吃一驚，偷眼望了望睡着的書生。

「你不用怕他，」貞娘一面說，一面把玉簪拔下，一頭青絲「撲」地一聲落下來，衝到腰上才停，「他那點本事，我也行。」

不知爲什麼，貞娘拔簪的動作太快，太誇張，讓他想到拔劍，他幾乎感到頸子一涼。

貞娘放肆地笑了。